



Joyce and Nora

乔伊斯与诺拉

[英] 布伦南·马多克斯著 贺明华译

Hong fan chuan yi cong hong fan chuan yi cong hong fan chuan yi cong

U8295

乔伊斯与诺拉

H

[英]布伦南·马多克斯 著

贺明华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乔伊斯与诺拉

[英]布伦南·马多克斯 著

贺明华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新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9 1/4 插页 2 字数 182 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6-1671-4/I·1489

定价: 12.00 元

关于乔伊斯与娜拉*

金 隄

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中最著名的是它的最后一章，整整四十页除了两个句号以外，没有任何标点。诗人徐志摩在1922年该书出版时赞美的“一大股清丽浩瀚的文章排冪而前，像一大匹白罗披泻，一大卷瀑布倒挂，丝毫不露痕迹，真大手笔，”就是指这一章的文字。这一大章全部都是小说女主人公莫莉的内心独白。

这样长篇的“内心独白”，自然是一种艺术创造。很难想象有那么一个人连续不断地自思自想，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连回忆带议论，把一辈子的经历都想上一遍。但是乔伊斯笔

* 关于女主人公 Nora 名字的译法，金隄先生倾向于译作“娜拉”，因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 Nora 译为“娜拉”，而乔伊斯最崇拜易卜生，并曾为自己所爱的人亦名 Nora 表示高兴。故也应采取相同译法。但本书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采取了通行的译法，译为“诺拉”。同时为更易于接近读者，将《娜拉传——真实生活中的莫莉》的中译本书名定为《乔伊斯与诺拉》。——译者。

133-27

下的莫莉，却是那样的自然，这位女主人公那大大咧咧的性格通过这内心独白也跃现在读者的面前。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乔伊斯的莫莉来自生活。女作家布兰达·马多克斯的传记《娜拉传——真实生活中的莫莉》，正是通过翔实而生动的叙述，使我们看到莫莉的最主要的原型，就是作家自己的妻子娜拉。

乔伊斯的小说并非真人真事，而是对生活作了艺术的概括。有人说话没有清楚的停顿，好像写文章没有标点一样，这显然就是他在某些文化不高的人身上观察到的一个特点。例如小说第一章内送牛奶老姬算账的一段话，就是绝妙的无标点文字，不仅一口气说下来没有停顿，而且字句互相缠结，根本无法断句。男主人公布卢姆也常有思绪连成一片理不出头绪的情况。但是，我们从这部传记里看到，乔伊斯写最后一整章无标点文字，显然是从自己的妻子娜拉那儿获得的灵感。原来娜拉给乔伊斯的信就几乎从来不用标点，好像是一大篇话一口气说到底。而且这个特点也不是她的独创，传记中引用她母亲给她的信，也是这样整篇不用标点的。

当然，乔伊斯本人的一生已经有几部著名的传记，其中包括权威性的里查德·艾尔曼的《乔伊斯传》，马多克斯的材料并非全部都是第一手的。但是她在下决心写这本传记之后，确实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因而使读者对乔伊斯妻子的性格获得了深刻的感性认识，从而也对乔伊斯小说人物莫莉的爽朗开阔、无所顾忌而实际上并未全部摆脱传统教

育的性格有了更为亲切的理解。例如，莫莉的内心独白中虽然涉及大量男女关系，说的话非常直截了当，似乎并不害怕粗俗的字眼，可是说到性器官却从来不直接说明，总是用“那玩意儿”之类的代用词，显然和娜拉幼时所受的修女院教育有很大关系，这从《娜拉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传记的主体是娜拉，描绘了她自幼年的家庭生活以至出走都柏林谋生、如何与乔伊斯结合、夫妻关系中的种种问题、他们的家庭生活以至子女情况、她对乔伊斯的创作持什么态度、以至最后在乔伊斯死后如何度过余生。然而娜拉之所以入传，自然是因为人们对乔伊斯的关心，所以马多克斯在书中对于乔伊斯一点也没有吝惜笔墨。我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上述以娜拉为主的情况，还可以看到乔伊斯在写他那些传世巨著的具体环境，以及他和积极支持他的文学家、出版家之间的关系，有许多动人的细节。

布兰达·马多克斯的写作态度显然是严肃的，对于乔伊斯的创作和实际生活不能互相印证的情况并不勉强自圆其说。例如《尤利西斯》主人公布卢姆夫妻的关系是小说情节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布卢姆对莫莉有外遇所表现的情绪是在痛苦中力求理解，而乔伊斯本人在有人说娜拉曾经和另一个男人相好时，态度却大不相同。他当时闹得死去活来，可以说和他创造的人物性格几乎相反。这一情况中很可能隐藏着乔伊斯的一个重大创作原则，马多克斯和艾尔曼一样，只是忠实反映事实，并未作什么主观推测。

马多克斯写的不是小说，而是传记，所以真实性是最重

要的,这正是《娜拉传》的最大优点,人们从她的翔实的叙述中不仅获得对娜拉的许多感性认识,也对乔伊斯和他的创作获得了更深入、更亲切的理解。

这部近年来在国际乔学界轰动一时的传记,现在已由贺明华女士译为中文,并即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相信将会受到广大文学研究者和读者的欢迎。

1996年1月于弗吉尼亚大学

目 录

第 一 章	布卢姆日	1
第 二 章	私奔	32
第 三 章	童年	36
第 四 章	流亡	47
第 五 章	在罗马	78
第 六 章	两地书	95
第 七 章	家庭	123
第 八 章	在苏黎世	157
第 九 章	模特儿	172
第 十 章	在巴黎	187
第十一章	原型	208
第十二章	结婚	237
第十三章	儿女	252
第十四章	客死他乡	279
第十五章	评价	301

第 一 章

布 卢 姆 日

詹姆斯·乔伊斯曾经说：“‘运气’为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好似一个蹒跚而行之人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弯腰一看，那正是我所需要的。”

1904年6月10日，在都柏林的纳索大街上，运气为乔伊斯送来了诺拉·巴纳克尔，从此他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创作源泉，进而成为现代文学之前驱。

年方20的诺拉天生丽质，她使乔伊斯一见倾心。凭心而论，乔伊斯并未看清诺拉的娇容，因为那时，他已患上困扰他一生的眼疾，医生建议他走路时别戴眼镜，以增强视力。所以他当时没有戴镜子。尽管他用那双近视的眼全神贯注地盯着她，看到的也只能是她的情影和秀发。她迈着大步、摆动玉臂的飒爽英姿就足以使他着迷。“悠忽”、“自得”是他形容她的步态时最喜欢用的词汇，他通过这两个词汇描绘出一个充满信心的、臀部在裙子里扭动的女人。

从一大群人中挑选自己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女人是

这位近视眼作家的天才的一部分。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怀着这种自信心去捕捉他所需要的东西，这种自信心伴随着他的一生。他从诺拉的语言、浓重的地方音和坦诚的面孔判断出她是爱尔兰西部人。人们不难想象，当他听到从诺拉口中说出易卜生的名字时是多么的高兴。易卜生是他心中的偶像，他对易卜生戏剧中所充满真实性和现实主义，尤其是对女人的理解非常崇拜。乔伊斯 17 岁时，就曾在伦敦一家有名望的报纸《双周评论》上发表过评论易卜生的文章。当这家报纸的编辑收到易卜生大师本人的感谢信时，乔伊斯的朋友和老师们开始意识到詹姆斯·乔伊斯对自己艺术命运所做的狂妄自大的预言并非是言过其实。

甚至连诺拉这个名字所发的声都十分可乔伊斯的心。乔伊斯受过唱歌训练，生就一副宏亮的男高音的歌喉，他总是热衷于发 $\overline{OO}$ 和 $\overline{O}$ 这两种元音的声音（后来，他经常起带有这两种发音的名字。如，为他的孩子分别起名为乔治和露西亚；为他的笔下人物起名为莫莉和利厄波尔·布卢姆，等等。）。如果诺拉的名字叫布里奇特或梅比尔或其它什么，那她还能这么悠忽自得地步入他的心扉吗？

诺拉也喜欢眼前这个纤细羸弱的年轻人：棕色的头发，瘦长的面孔，几乎已经模糊的蓝眼睛发出热情而微弱的光，那突出的下颌显得整个脸都在向前倾。他身材瘦削挺拔，看上去比实际要高些。他身高 5 英尺 10 英寸，与诺拉父亲的身高大体相同，与诺拉的所差无几。他的名字听起来也令她高兴，姓和名由两个头韵单音节组成。他的家族属于戈尔韦

古老的家族之一。诺拉同意在下星期二晚上 8:30 与他会面，地点定在位于默里龙广场一角的威廉·王尔德^①住宅附近。那里有一块界标，离她工作单位不远，但又绝对不会被那里的人看见。

诺拉在都柏林市的芬恩饭店工作时，乔伊斯还没有固定职业。他于 1902 年获得大学学院颁发的英语和意大利语两个学科的学士学位。他在贝尔弗迪尔补习学校时才华横溢，英语作文在全爱尔兰名列榜首，当时年仅 15 岁。他在大学期间却表现平平，大学毕业后到巴黎住了几个月，试图学医，不久又想学法律，接着开始试着为报纸的文艺专栏撰稿。这是他的一段不幸时期，遭受了饥饿和可怕的牙痛病的折磨。但自从他回到都柏林，特别是 1903 年 8 月他母亲去世以来，开始沉湎于游游逛逛的生活。他也断断续续地教点儿书或写些文章，但没有替父亲分担养活 9 个孩子的重担。

然而，乔伊斯的朋友们却以谨慎而尊敬的态度对待他，敬畏他那笔杆子的威力和他的自信心——他深信自己的伟大。

1904 年，乔伊斯有三个挚友：医科学生戈格蒂、温森特·科斯格雷夫和《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克兰利的原型约翰·弗朗西斯·伯恩。

诺拉经常讲起她是如何与乔伊斯会面的，并且每次讲的情景总不大相同。有时她讲他戴一顶海员帽，像个瑞典海

^① 威廉·王尔德：英国作家、诗人奥斯卡·王尔德的父亲。

员；另一次她又回忆说他戴一顶大的墨西哥阔边帽，穿一件垂到脚面的长大衣（由于乔伊斯在那年夏天受到两种服式的影响，有时穿着波希米亚人的外衣，戴着圆宽檐帽，系着从巴黎带来的飘垂的领带；有时穿快艇人员的全套服装。这两种装束打扮诺拉可能都见过许多次）。并且她永远都不会忘记他那双破旧的鞋。

诺拉在芬恩饭店每星期的工资只有一两个先令，但管吃管住，相比之下，钱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她的工作时间很长，按理说至少是隔一天休息一个晚上，有时连续休息二三夜。然而如果赶上事务繁忙，就必须牺牲夜间休息。有时还要干到凌晨2点，几小时后还要伺候顾客用早餐。

人们记忆中的女招待诺拉不仅干客房工作也在餐厅服务。后来，由于她的容貌好、能力强，又被派到酒吧当招待。这个工作可以接触到钱，因此说是个比餐厅和客房招待都高级的职务，但是正是酒吧女招待这个字眼儿在以后许多年里多次被用来抵毁她。

诺拉在都柏林虽然经常并不是孤身一人，但她还是深感寂寞。尽管这座城市有电车、戏院、持月票上下班的人和大批的流动人口，但远不如她所熟悉的戈尔韦使她感到亲切。她那天生的乐观精神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经常性的痛苦和忧郁。她在工余时间里感到无聊。她只同客人们讲话，除了饭店的姑娘们，她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诺拉在都柏林很容易受到那些讨厌的男人们的注意。芬恩饭店的一位名叫霍洛汉的客人用一双色眼盯着她，并

让她看一个男用避孕套向她调情。诺拉对此无动于衷。在乔伊斯的短篇小说《死者》中，尖嗓门儿的女招待莉莉饱含辛酸地说道：“现在的男人都只是骗你，并从你那儿得点儿什么。”这句话像是诺拉说的，如果不是直接出自诺拉之口，毫无疑问也是诺拉之所想。对男人们保持警惕性是诺拉生存的战略方针。

当一个举止文雅、说话得体、风趣和善的小伙子在都柏林的一天与她不期而遇时，她当然会十分愉快地接受那个小伙子的邀请，在某个晚上与他约会。

然而诺拉没有露面。乔伊斯按时来到约会地点，一直等着，最后不得不快快而归。他给诺拉写了一封信。

谢尔本路 60 号

1904 年 6 月 15 日

我可能瞎了，长时间在那些红棕色头发的人中寻找。当认准了当中没有你时，只好快快而归。本想再订约会，但可能不适合于你，这次约会希望由你订——如果你没有忘记我！

詹姆斯·A·乔伊斯

诺拉没有忘记他，她没按时赴约很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她的工作抽不开身，又没有办法告诉他。一旦她收到他带有地址的信，就能接受他的第二次约请，不再使他失望。

他们第一次约会是在 1904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吗？

可能是。这就是当前最好的回答。因为从书信中或从日记里都找不出证据。

理查德·埃尔曼认为，从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的诺拉和乔伊斯于6月16日一起散步的证据是站得住脚的。埃尔曼说：“乔伊斯让《尤利西斯》的故事发生在那一天，是他对诺拉的虽然是间接的、然而却是意味深长的赞颂。正是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与他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关系，从而摆脱了丧母以来的孤独感。”

美国著名作家赫伯特·戈尔曼在20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曾与乔伊斯来往密切，准备出一部权威性的传记，试图通过乔伊斯本人来确定这个日子。他小心翼翼地 toward 当时已颇负盛名的乔伊斯递交了一份传记调查表，收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像是诺拉的笔迹），但有一个问题除外：

问：您为什么把1904年6月16日定为布卢姆日？这一天是您与诺拉相会的日子吗？

答：以后回答。

戈尔曼永远没得到乔伊斯的回答，他在他1941年出版的书中写道：“关于乔伊斯邂逅诺拉后六天内发生的任何不寻常的事情都找不到证据。”

关于布卢姆日为什么定在那天的问题，明显是乔伊斯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一件事。可能因为它涉及到令人震惊的个人隐私。

当诺拉在默里龙广场一角与乔伊斯相会时，乔伊斯没

有带她去戏院，也没有去都柏林市中心餐馆，而是往东过了船厂，直向海湾，来到一个名叫英森德的地方。他们立刻被对方吸引住了。诺拉必须在 11:30 分返回芬恩饭店，再也没有时间了。令乔伊斯又惊又喜的是，她解开了他的裤扣，悄悄将手伸进去，推开他的衬裤，动作娴熟（根据他后来证明），使他成为一个男人。

乔伊斯非但没有鄙视她，而且爱上了她并终生不渝。

乔伊斯在内心深处懂得年轻姑娘在第一次约会是不是会做出这种事的，除非她被男人教唆过。在那年以前，他在评论某些爱情小说时，使用了“恣意妄为”的姑娘这一短语。因此，他十分清楚有一类女孩子介于他的一本正经的妹妹们与厚颜无耻的妓女们之间。他已习惯于到妓院中寻找性满足。

五年后，他或许是突然起了疑心，或许一直在心里责难她怎么会毫不犹豫地拥抱他，怎么会不知害羞地首先抚摸他，用手抚摸他的全身。他事后问，她用手摸他的阴茎以前，从未摸过其他人的吗？

诺拉在与一个生人第一次约会时能够如此贸然行事说明她用这种温和的形式勾引过人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妓女们就在芬恩饭店附近招揽生意。诺拉囊中羞涩，英森德也不是那种有教养的女孩子所期望的晚上进行社交谈话的地方。长期以来，戈尔韦的人们认为，诺拉与一个臭名昭彰的淫秽书作家长期姘居实属一件丑闻。现在，诺拉的名誉刚刚恢复，但人们仍然在猜测有关那次约会的传说。

诺拉如果企图用委身来换取金钱，那她就是找错人了。乔伊斯是个一文不名的天才。非常可能是乔伊斯向她要钱花。他在转年开始着手创作的《都柏林人》中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两个求爱的男人》中描写了一个自负而浮华的都柏林青年，交了一个当招待的女朋友。这个女孩子认为他还有点儿风雅，便在第一次约会时应允了他，然后给了他一块金币。他的朋友羡慕地问：“但是，如果她怀孕了呢？”他自信地回答道：“她有办法避孕。”

诺拉从她在戈尔韦的遭遇中知道了如何避孕。她这样做，十有八九是因为她渴望交往，渴望快乐。一部比《尤利西斯》还早的小说中有一段描写暗示了他俩在英森德的第一夜的内心深处的感情。这部小说中的斯蒂芬·德迪勒斯的声音和思想活动与他刚交的女朋友的声音混在了一起。

摸我。弱视眼。柔软的柔软的手。我在这
里太寂寞了。哦，快摸我，马上。所有的男人都知道那
个词是什么。我在这儿太寂寞了。太可怜了。摸，摸我。

那个词是“爱”，诺拉堕入了爱河。她在一周内给乔伊斯写信道：

1904年6月23日

莱因斯特大街2号

亲爱的写这个小条告诉你今晚我大概不能去赴约
了因为我们太忙但是如果你方便的话星期六晚上在老
地方爱你的 N·巴纳克尔

字迹潦草见谅

这是现存的诺拉写给乔伊斯的第一封信。从这几行潦草的字中可以看出他俩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乔伊斯写给诺拉的第一封信非常正规，似乎在小心翼翼地恳求，恐怕被拒绝；而诺拉的信却满不在乎，充满自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他们的爱情发展迅速，只要诺拉有空，他们就相会。戈格蒂、科斯格雷夫和斯坦尼斯劳斯开始怨恨乔伊斯花这么多时间与“巴纳克尔小姐”在一起。

当乔伊斯与诺拉的关系稳定以后，他就戴上古怪的帽子，穿着破旧的衣服来到饭店找她。

那个夏季过后，诺拉开始担心由于她的行为会使乔伊斯不再敬重她。乔伊斯也注意到，她看来对他俩一起干的某事感到不安并要打退堂鼓了。她还不知道她的情人。一天晚上，他在离开饭店后，给她写了这封信：

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这个行为是神圣的。一想到它，我就无比兴奋。你不太了解我的思想，因而不可能立即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尊重你……

在从1904年的夏天到10月的一天夜里他们乘船离开都柏林的那段时间，诺拉一直抵制乔伊斯欲使他们的拥抱进一步发展的企图。她给他响吻，而他给她脖子上的一个长吻竟达25分钟。当他的手伸向她认为不该触到的地方，她就把手推开。